無明

無明

他看著老頭被抬走。好奇怪。站在老頭生前一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的低矮的空間裡，搬走了一個老頭卻好像什麼都沒有減少。老頭沒有被放進白色的塑膠袋裡，他生前就已聯絡好處理後事的公司，一包黃燦燦的被裹著就抬出去，天時地利分時毫秒都沒差錯。里長會同管理委員會主委轉動鑰匙進來的時候聽說人都還沒硬，老頭已穿著整齊，壽衣襯得飽滿。少年見到他的時候懷疑裡頭塞了一些什麼，他記得老頭死前灰暗的衣服總是空落落地。

相驗的醫師來的時候少年第一次看見老頭的胸膛，皮膚像一張潑墨揉皺的宣紙，醫師熟練地把聽診器頭放上老頭，這是少年這週第三次看到他。醫師聽了旁邊佛號機念誦一次阿彌陀佛的時間就將器頭抽走，消毒雙手，然後自顧自的點頭，他看看里長，再看看少年，於是選擇了少年渾圓清澈的眼睛沉穩並不真誠地說，我很遺憾，但你爺爺已經走了。少年才正要回話。但又一聲阿彌陀佛，他把話吞了回去。

謝謝。少年說。

開完死亡證明拿了錢以後，醫師頭也不回的走了。禮儀社的人在門外切切的與里長說了什麼，然後老頭也頭也不回的走了。少年本來想跟著去看躺在板上裹在壽被裡的老頭被放進電梯裡直立的時候會不會滑落下來，像滑梯那樣，但他忍住了。里長把鑰匙交給他，然後拍拍他的肩，節哀，里長說，節哀，他點點頭表示自己一定會，但他到現在為止都還沒理清楚自己有什麼可哀。

少年把門關上。

他面對眼前的神桌，神桌上一面正氣參天的匾，兩行對聯分別被兩尊神像擋去一半，面對神桌的右側一隻鯊魚劍一隻銅棍一把月斧，刺球和七星劍不知道去哪裡了，兩張令旗幾張符籙三把粗細的香放在三層架的上面，層架的上層一只鐵水壺一紅罐子的八仙果一落果盤散放的一把仙楂糖一個鐵鍋，一層書架泛黃，下層五落大小不一的金紙，一個米篩子。少年才想起老頭曾告訴他軀體挪動的時候要用米篩遮著，但他忘了。

佛唱機還在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續續的誦著，他找不到開關，於是把電池拆了，放到一旁的燈座上。燈座上是兩組貼壁的光明燈，上面的名字他仔細端詳著，好多名字都是報紙上看過的。

燈座的電線散亂的卡著灰塵，灰塵的尾端是一組延長線，延長線的尾端是另一組延長線，少年記得老頭說過，這間屋子統共就三個插座，神明所在的前廳，臥室，浴室。老頭切切的把渾暗的眼球端到他的面前，你記得，別絆到了延長線，老頭的話有濃厚的鄉音，話語從他多菸的喉管吐露出來瀰漫著一股玄幻的氣息。那燈，那燈是不能滅的。

神桌上四盞紅燦燦的福祿燈，一組大的，一組小的，照得居中的玄壇真君面色潮紅，他面前的一顆鳳梨和一盤蘋果在紅光下難看清楚生熟，他伸手拿起來捏了一捏，才想到這似乎不太禮貌，少年退到前廳的正中央，雙手合十對真君拜了三拜，真君對少年隨意的揖拜不置可否。

面對神桌的左邊是一方通往臥室的淡黃色浮花塑膠門，但老頭幾夜沒在臥室睡了，客廳裡靠左一張行軍床放了一條三折墊子一軟枕頭，老頭死前幾日就這樣歇著。少年一頭躺在行軍床上伸長手臂朝向天花板，油漆被日日薰香得泛綠顯得陰森，天花板正中一盞吊扇燈岔出三支燈蕊，光是慘白色的。少年躺著，他已經很多天沒有這麼舒服了，放鬆地從喉頭鼓動聲音，鬆鬆脖頸突然從行軍床上跳起來發出巨大的嘎吱聲，幸好老頭的床墊很容易翻，他一下就翻了面又躺了上去。神桌上的燈紅豔豔地照在他的臉上，吊扇燈白慘的光也貼了上去，這使他的臉彷彿覆上一層胭脂撲嫩的淡紅色。夏日裡熱蒸蒸地汗從少年的眉宇間浮露出來，他用拇指順過他濃厚的眉毛，到太陽穴，下滑到鬢角，到堅毅的下巴，他起身脫掉燥熱的上衣和短褲，只留下一件純白色的內褲，還是很熱，他摸索著吊扇的開關，切換著燈泡的排列組合，三顆，兩顆，燈光碩閃著一瞬一瞬的紅光氾濫開來，三顆，兩顆，三顆，他有點不耐煩，三顆，一顆，電扇開了但沒有燈，他嘆了口氣，反正有壁上暗黃的光明燈和神桌上的福祿燈，倒也不暗，他也沒想再試了。香一點點的沉落到他的鼻腔，不是香，不只是香，許久未開的吊扇積了許多灰塵，一轉動細細利利的塵就灑落下來。少年嘆了口氣起身把開關又按了幾次，等到吊扇停下來的時候灰也落得差不多了。一顆發亮的燈指向牆壁上的一張照片，照片裡是還不那麼老的老頭和另一個少年。

老頭撫著相片說，那是我兒子。那是我兒子。他說了兩遍強調。少年木然地站在旁邊。他跟你一樣年紀的時候就死了。那時候問事我就坐在旁邊，真君降靈在他身上的時候我就幫他把句子記下來，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有中生無無中生有，你知道嗎那時候多少人來這裡問事。老頭垂老顫抖的手沒辦法把照片穩妥的掛回去少年站在一旁也沒幫他，老頭費了好一番力氣掛上去的時候還是歪斜的，但他也沒有能力再掛得更好。

那年他才二十三歲。人家請乩童我就叫他去。你都不知道我把他訓練的多好。灌口七星劍平安梯都難不倒他。那天我不在場，聽別人說那天上身的時候他通體泛著金光，刺球打在身上連血都沒出多少，他自己當然是也不記得了。但回來的時候很是得意，把那些傷口一一指給我看。你相信我，我當下是心疼的吧我絕對是心疼的，我，我，隔天還有活動繼續又是找他我又讓他去了，那天我也去了，我，我看著他……。

你到底想說什麼。少年不耐的打斷他。但老頭的眼睛根本沒朝向少年。

我，我看著他心想他果然是我的兒子，那個神韻，那個步態，擊打身體的方式，不冒進，不莽撞，不含糊，我把他攙回家的時候他的眼睛都在發光，我也是，你知道那後來他的血流出來讓床單一紅一黑的時候，我們甚至沒有想到要止血，我們就讓血流，流，流。老頭的眼中散泛詭異的色彩。流，流，流。神的汁液就這樣流出來。老頭幾乎要笑出來但旋即開始哭，少年有些招架不住。我要走了。少年的手搭上老頭家的門。你留下來。我告訴你你的故事。

但你要先聽完我的。

少年抱胸背靠著鐵門咚的一聲。

阿國本來是文乩是我要他去當武乩的，你知道他怎麼跟我說的嗎。在成為乩童的那個陰暗房間裡他彷彿又出生一次，真好笑，好像他記得自己第一次出生一樣，他暗禁在阿志的廟裡的時候我也沒去看過他，但他出來以後好像就變了一個人，開始不愛笑了，阿國本來最愛笑的。你看阿國，照片裡的阿國，你看他的睫毛多麼長，小時候人家都以為是女孩的長大就帥。我講到哪裡了。我哪裡知道，少年冷哼一聲。你問我會不會心疼。我沒問少年大聲的說。但老頭沒被打斷。怎麼會心疼。神明會找阿國當乩一定是阿國天生命短你知不知道，阿國天生命就短，如果不給神出乩他活不過二十。神明要找乩也是要在暗禁的時候帶阿志的三魂七魄遊一趟地府，那裡神明會跟祖先講，講吼，講這個小孩命不長喔，如果不給他出乩他很快就會來陪你們了喔。這樣一講祖先通常就會同意了。啊其實吼我在神明帶阿志去地府前我就擲過筊問過了。這樣快一點。快一點。老頭又開始啜泣。他顫顫地起身到神明桌右邊拿起了鯊魚劍，放到少年的眼前，那魚骨順著光刺痛了少年的眼睛。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血。這個血就是阿國最後一次出乩時候的血。醫生說是敗血症，來得太晚，感染太深。住在加護五天就走了。

少年盯著魚骨。

老頭親切地說這個刺的數目必須符合神治鬼鬼治神的口訣。數完最後一根尖刺的時候必須是唸到神治鬼這三個其中一字的時候。

少年覺得有點噁心。

阿國後來就死了。我知道，少年不耐煩的說，你該跟我說我的了。

少年第一次遇到老頭的那天在三樓跟人打了一架。打輸了，飛竄在遊戲間與禮服店。半夜停止的手扶梯沒有聲音，他滾落下去的時候臉被尖銳的鋸齒梯面劃出血絲。幹。幹您娘肏機掰。少年摀著臉。一拐一拐。操。他躲到逃生梯裡，跟著過期的滅火器、死去的蟑螂、半截粉筆、成團的灰塵坐在一起。他手還在顫抖。少年一側的耳環在打架的時候被扯落下來。痛得好像小時候媽媽擰著他的耳垂直把他拎起來，好幾次事後他的耳垂都泛出血絲。

少年摀著臉。頭往下垂落進雙腿膝蓋的縫隙裡，手摸著刺利利的平頭。幹他媽。少年今天只是來找阿貴收錢，少年的大哥幫阿貴處理了一點小事情，把幾個混混按到淡水河裡打，事後沒人報警，阿貴很滿意。拿到錢以後少年看到台子就玩了兩手，隔壁的遞菸過來他一時玩得興起沒有接，等到第三把玩完發現不對的時候回頭五個人已經站在身後。幹。少年把檳榔吐在左邊第二個人的拖鞋上。阿發別跟他計較啦少年欸，遊樂場出入口守場的那兩個中年人吐出兩口煙，旁邊一個辣妹妹手上玲玲瓏瓏銀戒指掛了一堆，辣妹妹把手壓在麻將桌上：阿發別跟少年欸計較啦。幹，咱勒處理歹誌你麥吵。辣妹妹聳聳肩在菸灰缸裡捻熄香煙抓起酒杯。叮咚咚的冰塊敲到杯緣，在嘈雜的遊樂間裡卻無比清楚，叮咚咚的，少年有些恍神，辣妹妹的手臂前側刺了一朵帶刺有色的玫瑰。今年春天，少年在西門町第一次刺青，本來想刺龍但他大哥也是刺龍他只好先刺了一顆獅頭，就在左上臂，少年把白色短 T 的袖子拉到肩膀上露出那顆張牙舞爪的獅頭。男人又上前一步，對著他的臉噴上一口煙。

到底誰先動手的他不知道。但他還記得他在左右躲閃的時候很注意不要破壞機台。他知道沒幾個人看著他，沒人看他，大家都專注著玩著自己的遊戲。獅子林的遊樂場早就不是血氣方剛的少年該來的地方，這裡的遊戲陳舊偶爾還會當機，就一些老頭還喜歡。他繞過撞球檯的時候男人也像在跟他玩遊戲，沒丟東西沒呼喝甚至沒干擾到打球的大哥，大哥沒嚼檳榔也沒抽菸，一手拿著球

桿一手扣著一個小酒杯，對著男人說這是你的新玩具喔，男人笑而不答。

認真說起來，那些傷多半還是他大逃亡的時候或滾落或刺到或跌傷，男人唯一直接造成的傷口只有意外抓上他耳朵把他耳環扯下來傷口。他回頭。男人盯著手上的耳環。他開始跑。獅子林左右兩側的手扶梯個會通往同一樓層但互不連結的空間，他挑了右手邊，跑，他穿過陰陽怪氣的假人模特，紅色金色紫色的華彩禮服，棄置的窗簾店櫥窗，一張投幣按摩椅，五間招租的空店家，一條從天花板落地的電線，自己旋轉的椅子，他用力跑。

沒有人在後面追。

他躲到逃生梯的時候努力喘氣，吸進太多灰塵讓他嗆咳嗆咳然後他又需要更多氣於是又更大力吸，大力吸氣又把沉鬱在大樓裡的煙灰蟑螂死亡的粉塵人的皮屑收納進他的肺腔，於是他又嗆咳手擱在牆面上沾了一手灰少年下意識地往身上抹但他忘了今天穿的是白 T，他跌坐在地上，手抖著，把頭埋進膝蓋裡，他不知道為什麼，他最大的恐懼不是五個彪形大漢圍住他或是男人朝他不要不緊的奔來，而是撞球檯邊的大哥新玩具的那句話。

少年起身，他還不敢下樓。樓下的手機行都關了。有人出入很明顯，他打算在這裡待到明天九點。少年起身，他記得獅子林頂樓有幾間殘破的詭異的空間，白天有道德的人會上到樓上抽菸，或許他可以先待在那裡。少年開始移動，按著扶手，慢慢向上，此刻他不怕髒了他的手。他從二樓移動到三樓，三樓遊戲間的防火門後傳來聲音，悶悶的。

阿文那筆齁，阿譙做的很好。贖金也已經到手了，阿清跟阿源那邊可以鬆下來了。啊警察那邊你撥一點去打點就好。

少年放輕腳步。四樓。

電影院明年要收起來了。產權在阿標手上，不知道誰吃得下來。阿國的股票要上櫃了你知不知道，炒啊，蔥跟韭菜還不炒一下，你不炒等等就下市了我跟你講。

少年又更輕了一點。五樓。

五樓的逃生門是大開的。沒有人會在門後。梯間擺著橘色的大垃圾桶，藍

色拖板車，一個資源回收桶，魔術靈和粉白相間的清潔手套。他來過獅子林幾次還不知道這裡五樓以上是什麼，他探頭探腦，一間一間像是公寓門口，只有幾間，他覺得詭異獅子林那麼大怎麼可能五樓就這麼五間。

六樓。六樓格局就正常一點，一個大 M 字型密密麻麻的排列，金屬門木門密碼鎖喇叭鎖每扇門都長得不一樣，有的門上貼了好幾張春聯有的到過來的春已經泛白，有幾間門上掛了牌子，美髮美甲工作室，紫微斗數易經排盤，低矮的天花板少年一伸手伸腿就能碰到。牆壁很薄。他可以聽見屋宅裡頭的微波爐電視機收音機。某一間散泛異香的木門裡傳來嘎吱嘎吱的床板聲音。他用沒流血的那隻耳朵貼上木門。

少年欸，你來，少年欸，你來。

後來的很多他想轉身就走的剎那，都是因為他想起老頭喚他的那個瞬間，那聲音像極了少年的阿公，他無法從那話音中離開。他到了一扇鐵門前，門分內外，內的那側已經打開，少年透過鐵門鋼柱的縫隙窺見裡頭，紅燦燦的光妖異地氾濫。少年欸，你來。

少年拉開門才發現門是半掩著。他看到內玄關門上貼上了致清壇的紅紙。底下兩行小字問事安神因果冤親、卡陰制煞居家風水。關上門吧，老頭說，別讓燈流出去了。

少年沒有關。

老頭指著神桌旁邊的一張椅子。你坐下。他遞給少年一杯蜂蜜水。冰的。少年咕嘟咕嘟的喝了。他用手抹了抹額頭的汗，不知道這個動作讓他的額頭一片灰黑。老頭看到了，但老頭沒有提醒他，老頭只是嘴角抽搐了一下。三小。少年站起身，差點掀翻了椅子，老頭從行軍床上站起雙手擺在胸前，沒事，沒事兒，老頭說，你相信因果嗎？

少年把玻璃杯子放到神桌上叩了一聲，水珠沿著杯身滑落在神桌上漬了一圈。謝謝你的水，我要走了。少年推開半掩的鐵門。

他那時候到底為什麼會回去呢。時至今日也不十分清楚，只記得他坐下以後老頭跟他講了一個他的前世故事，內容不十分緊要，大概就是父母債冤仇三世未了，於是今生果報舞刀弄槍。這誰不知道，少年冷哼，我半夜在這裡欸。

你要說就說厲害一點的。

老頭開始哭。

少年不耐煩：不是，你要說確切一點，你到底能告訴我什麼。這句話他也同他父母講過。少年無止盡的思考過自己前世必然是作惡的。否則怎麼會如此投胎。但他今生有沒做什麼好人好事，他下輩子大抵會成為他今生父母的父母。

少年不知道老頭會這樣說。

他這些天幾乎就是衝著這個在幫老頭打點。不，不是幾乎，用幾乎太不精確，他全副的心神都為此而來，在老頭顛三倒四的講起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時候他耐心的聽。耐心地但沒有指正老頭任何錯誤。

阿國。阿國以前是人家選舉的樁腳，幫忙招待旅遊的那種有沒有，當然不會告訴你是免費的，299 就出發去阿里山或溪頭兩天一夜。想也知道不可能市場是這個價錢。但那個議員後來沒選上立法委員，一層一層被叫去罵。阿國這種咖小直接被上面抓去打，抓去淡水河裡面打，打得半死，後來受不住人家氣，從橋上跳下去。

老頭哭得歪七扭八。

我都六十了神明說我有子送終，哪裡有子。現在要我生我也生不出來了。

少年認真地聽著。在他的腦裡分裂出了兩個阿國。追索時間的意義反而是最次要的。你知道嗎。老頭說，我們往往以為人生像是，像是什麼。老頭歪了歪脖子想了一下，像是水嗎，流動的過去的就過去了，但其實更像是這個，老頭舉起佛珠啪搭啪搭的撥弄，然後貼合，揉捏，你不知道哪件事跟哪件事疊合在一起，倒因為果倒果為因，你搞得清楚嗎？老頭把佛珠湊到少年眼前，少年從來沒有搞懂道教跟佛教的分野，他不確定老頭懂不懂，可能懂，但漫不經心地踩過來又踩過去。少年盯著佛珠，突然衝動地把佛珠從老頭手上抓下來，扯斷，答答答答的墜落在地板上。

後來的好幾天他都還在三層櫃的底部延長線的旁邊撿到佛珠，奇怪，才十二顆怎麼好像撿都撿不完。十二顆。老頭叨叨絮絮的。十二代表十二緣起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誰知道他在

唸什麼，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老頭死後一天少年無聊打開了層架裡一本大師開講，發現老頭所有唬他的玩意兒通通在裡面，包括一種人生的流速，一種時間疊合的可能，還有一段話老頭把他給迷住了結果只是一句不落覆誦書裡罔兩問景章節裡的字句：「你看著燈的時候你知道看著燈的是哪個自己嗎？」老頭眼神難得如此堅定：「是你？還是你光下的影子？還是你影子之外的影子？」

夜裡他夢見阿國。是乩童的那個阿國。阿國閉著眼眉頭緊皺在地上打坐，地上是草蓆，面前是香案，周圍掛上層層的紅布和禁條，五寶按五個方位擺放，沒有風但香灰仍在空氣中騰挪擺盪。他有時是他自己有時是阿國，好久沒有好好吃飯了鹹酥雞排骨飯牛肉麵炭烤甜不辣，師父說半睡半醒之間的效果最好，迷濛之間你就會見神，你必須要從沒脈到五行散，斷形乃至斷神，無光的內室像是子宮，一層一層的紅布是胎膜，你在其中那時候你是沒有影子的，旋轉，旋轉，旋轉。你伸出手像是舞蹈，柔軟的伸展軀體，緩慢地緩慢，肉色的你被香氣包裹，沒有比此刻更安靜的所在，你忽然不想離開，永遠在此處被羊水包裹著，纖弱的臍帶牽引薄弱的意志，你一伸手一個蓮花指就湧出一朵蓮花，一揮七星劍就綻出星芒，額頭眉心的血有時會流到眼球你眨眨眼睛就看到血色。你願你永無止盡便待在此刻反覆出生，多麼美好，

少年的夢醒來他試圖再度入睡。老頭的六樓房間低矮窄仄，少年忽然有股把這裡佈置成夢裡樣子的衝動，但不急，老頭招他去說身後事。反覆叮囑，這個香，這個金紙，這個茶壺酒杯，這個燈，最重要就是這個燈。老頭指著兩對福祿燈，燈把老頭的手指都染紅了。燈不能斷，你知道沒有，燈不能斷。

少年小心地跨過延長線。燈不能斷。

他也沒問為什麼。

你就幫我這個忙。老頭說，四十九天，幫我看著這個燈。之後這個房子就留給你了。

就為了這個。

燈不能斷。

少年望著遺失了老頭的房間，這麼小，放進一個少年以後就看不出缺少一

個老頭了。他開始操持致清壇的大小事宜只差沒有開門迎客。每天擦一次神桌兩天擦一次燈三天要換過果品四天要……四天要做什麼少年起身看了看日曆今天必須要燒金紙。沒有事的時候他也沒有亂跑，他就凝凝定定地看著那四朵紅光，紅，紅，紅，紅。他有時會感覺燈炮微微的熱曬在他的臉上，第三天左手邊第二盞燈暗了一些他便緊密觀察，等到閃爍第一下的時候他便衝上前，他手中早已拿好替換的燈泡，他輕輕地旋下寶紅色的頂蓋，摘花一樣把無光的燈泡擰出來再安放回去。蓋好燈蓋的時候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新的燈泡硬生生就是比舊燈泡亮這麼一點，就一點，就那麼一點。

少年日夜守著那顆燈泡。看它什麼時候會黯淡一些。但總是如此光輝，如此明亮。他也不是沒有想過把其他三顆都給換了，但老頭沒這麼交代過，他害怕自己躁動的行為會破壞這神異的氣場。少年越來越常夢見阿國，醒來的時候他都還在澄紅紅的燈下，第三十七次的夢裡阿國用少年的嘴巴反覆喊著快跑。快跑。醒來以後他趕緊檢查燈泡，三暗一亮，套房裡沒有對外窗，他一日一日的睡過去，醒過來又盯著燈瞧。

最亮的那顆福祿燈無止無盡地吸吮著少年的眼球。少年還沒成為少年的時候光卻如此拒斥他。學校圍牆轉角的那側夜晚總會有一攤賣檯燈藝術燈桌燈落地燈鹽燈的。嗡嗡的發電機響著灰冷的夜，一盞盞燈像一朵朵花。從地底冒出來，長成故作姿態的樣子。有時候攤子擺得晚了，凌晨街上最光亮的就只有那一個角落。老闆躺在所有燈中的一張竹椅上，一把蒲扇，一雙灰黑的藍白拖，燈裡只有他擁有影子。

來。老闆召喚著還沒成為少年的少年。你來。

他站在馬路的另一端。看著路旁的小貨車他想上車坐著等但他不想讓人看到他在車上。他就站著。那天夜裡，老闆成交了一次，被警察驅趕了一次。買光的人在街上駐足，停下，端詳那一亭亭玉立的座燈，表現出無處安放的興趣，老闆也沒怎麼理會，顧客說我要了。老闆把燈的插座從延長線摘下來，再把燈座中心的燈泡小心地扭出，像是一顆過於成熟的果實。那瞬間，街道亮了一點。

同一個燦爛的夜裡警用摩托車停下。老闆迅速地從椅子爬起行動。但來不及。開單，說是有人檢舉了他。老闆默默的把發電機關上。夜回到一聲不吭的清冷。所有花都在那瞬間枯萎了。沒有光的座燈像是從地底伸出乾枯的手指，徒勞地空白，沒有一點鮮活的氣息。老闆把燈放上貨車的時候，藍白拖鞋在粗糙的地磚上磨出擦擦的響聲。他們都離開以後，還沒成為少年的少年才發現自

己被留在停駐貨車的馬路，他望向老闆的竹椅與拖鞋、曾經燈座的位置，都有深深的影子，深深的，吃進比深更深的顏色裡。彷彿還有光，照著孤寂的城市。

那是還沒成熟的少年最後一次看到過熟的父親。

我不行了。祂上不了我的身。老頭的汗浸濕了白色汗衫。眼睛一瞬像是鳥類的灰白的瞬膜上下跳動。我的氣場太強祂上不來。老頭起身揭開真君面前的紅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到時候你自己來。用手機架在這裡等你有感覺的時候先錄影。

我會有感覺嗎？會，你會像穿上一層影子，對自己說話。

老頭把汗擦掉。

老頭莫名的理解他。少年不僅只一次這樣想。這個脾氣古怪把阿國死法講了二十四個版本的老頭在某些事上異常精明。少年有時候在死了老頭的行軍床上抱著頭望著不會轉動的吊扇，想著他與阿國，他與老頭，他與他的父親。老頭是否早就敏銳地卜算了少年的身世，通曉了非過去而今生的善與惡罪與罰，儘管那些事情少年並不清楚，但老頭總是能在講未來過去與現在時意在言外地刺傷他。

你不要看這裡現在這樣。以前這一帶都是最蝦趴的。老頭的口水講到噴出來。關於過往，關於燦爛的宮廟，街市，百貨大樓。老頭繪聲繪影地描圖一個臺灣裡的臺北臺北裡的西門町西門町裡的獅子林獅子林裡的致清壇，層層疊疊，一套一套的。他生了他他又生了他。某個時間點過後他可以代表他甚至他更像他，比原先的他更他。少年沒有看著老頭的眼睛。只看著香爐上的三柱清香，香燒化一點會在頂端先結成一小段的灰，等到風吹或過重才會跌落下來，他就在那看著灰一階一階落下來。老頭講古完了以後少年出去透口氣。走廊的牆是冷白的。日光燈管被藏匿在天花板一層薄膜下監視器橫橫爬竄，他忽然有種醫院的錯覺，有一天他心血來潮數算六樓的監視器，只有三隻是屬於管委會的，有四十六隻個屬於不同屋宅，密密麻麻朝向不同方向的。老頭左邊那間銀鐵門上被貼了欠管理費的通知一共是三個月三千三百三十元，右邊那戶的紅色鐵門上塞了一封信，少年拿起來看是法院寄來的。右斜前方住了一對青年男女少出入，對門的是一個老伯伯沒有鐵門沒有木門沒有塑膠門，就一個紗門悠悠的收音機今天阿華姐推薦的藥是保肝的喔，少年見到老伯伯的內褲汗衫橫過客廳萬國旗似的一條一條掛著。

少年不知道最後的父是怎麼過生活的。是不是像老頭一樣打點妥當，預知了一種無兒無女無牽無掛的可能，還是像他後來遊蕩分區切塊格局詭異的五樓某戶臭了幾天房東戴著 N95 對著清潔專人指示那些東西都要扔了。

父最後的那間租屋他也沒看過，不知道最後那些燈是在房裡，還是在小貨卡裡。他有點希望是在房裡，晃晃的燈把父的臉照得明亮。少年看過父年輕時的唯一一張相片，很像他。其實是他像他才對。少年有時對這種字句上的理解不太清楚，父生子生父。父親有一次說少年很像少年時的父，他有時會惶惑起做為映射一種未來的可能是否不存在可能。少年忽然意識到試圖離開這種宿命式的承接卻意外地完整地承接了父的年少。

少年看著大樓裡一格一格的隔間。蝸居的老頭，美髮工作室的漂亮妹妹，網路工作室裡奇異的呻吟，日租套房裡的年輕短租客。他們都承接了一些什麼。有些人明顯就家下來了，他在這裡的時間認識了一個比他大兩歲就在一樓做手機包膜的，打卡還送了少年一個媽祖保佑的小吊飾，他在六樓邊間一個套房裡租著，少年去參觀過一次。那是真的家下來的人。

於是他開始規畫起這個屋宅的新藍圖。粉刷牆壁，移走神桌，沙發跟電視是一定要的，洗衣機也是要的，冰箱他想要新的一台。昨日少年在冰箱裡找到一罐冰起來的蜂蜜，蜂蜜糖砂狀的結晶了。他拿起來對著冰箱澄黃的光仔細看，發現裡頭有兩三隻螞蟻還有一隻隱約的蚊子，他奮力的打開沾黏的蓋子拿一小茶匙攪了進去，一隻蟑螂就浮了起來，幹，他做嘔，幹，他遠遠的從冰箱這把茶匙摔進水槽，擰緊瓶蓋，又把蜂蜜冰回冰箱去。他不知道老頭留著這一汪蜜漬的死亡做什麼。他甚至不確定那些蚊蟲是否還活著，茶匙攪下去的時候蟑螂的腿是不是抽動了一下？他不敢說。他想像老頭以蜂蜜做餌，以瓶罐為家，精心的放置在那蟑螂每日必經的通道，那蟑螂陷進去努力掙扎，老頭在一旁瞿看，蟑螂精美地陷溺，沉醉，在金黃甜蜜的液體裡緩慢地扯動肢爪，他不寒而慄。

燈不能斷。

少年注意到自己在紅光底下的影子有時候會跟自己分離，如果他在窄仄的空間跑起來地上會蝕刻出一道暗陰的影子，但這沒有太困擾他，他知道那是光，福祿燈幾乎要替換他的眼核，他只切切地懷疑自己七七四十九天以後眼中便會泛出紅光，那多好，少年想起他的父母，便想在夜半用妖異的眼球勾引她和他，來，來我這裡，走發綠的逃生梯上來。少年遊離的神識在燦爛的台北找尋到他

的父母，來，來這有光的所在，四朵福祿燈像四朵蓮花，他忽然明白老頭要超渡的是他而不是他。

越靠近四十九天在他心中本應該刻出多一分未來房子或他自己的樣子，但他望著紅燈，他盯著紅燈，左邊第一顆和右邊第一顆相繼壞了，他準確地在第一時間置換完畢，火災警報那天他有一瞬的緊張，他沒有盯著神桌上的燈，而是盯著神桌下的延長線開關上的小燈泡，燈泡顫抖著顫抖著，少年深怕它撐不住熄滅了。幸好只是誤報。

最後一顆燈泡遲遲沒有壞。但光線逐漸衰微黯淡，明亮的三顆燭光就等他，第四十九日的那天早上，阿國帶著戶政人員闖了進來，看見少年十分驚訝，阿國說你是誰，這是我爸現在是我的家。少年冷漠的回答：這現在是我的家，只要我把最後一顆燈泡換完，這裡就是我的家。阿國的眉目清秀，穿著燙得妥當的白襯衫。少年的眉目一樣清秀，穿著老頭生前穿的汗衫，左手拿著一柄蒲扇，右手一顆白熾燈泡，橫了闖入密室的眾人一眼。阿國看著室內，有點眼熟，紅色的布幔掛滿牆壁，地上鋪上草蓆，五寶按五個方位排好，少年眼神迷茫卻又銳利地盯著四顆燈泡裡最黯淡的那一顆，燈光讓他目眩神迷在眼中蝕刻出一滴一滴的闇影，沉入他的眼底，沉入他的身體裡。少年有點暈，不知道是不是當年早產的緣故，但他撐住了，他還要換燈泡，案上的真君看著他，門口的人看著他，手機的鏡頭也看著他，他手拿著燈泡，還在等燈真切的暗下來。

亮，亮暗，亮暗，亮暗，亮，亮，亮。